

## ■ 聚焦莫言

## “世家今夜入梦来”

——写于莫言获诺奖之际



▲莫言（右）和张世家

□本报记者 逢春阶 杨国胜

## 他23年前预言莫言获奖

23年前，山东的《青年思想家》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与莫言》，文章结尾说：“莫言老弟坚守你的高粱地吧！这里有你不完的生活，作为朋友，这是我对你的忠告。因为四年前(1985年——引者注)你说过，只有抢占下高密这块黑土地，你才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家乡父老等待你抱回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世界性’的作家，到那时，高密会给你莫言老弟立个永恒的碑。”(转引自《莫言研究资料》)

这个大胆的预言者是谁？是莫言最好的朋友，他叫张世家，高密天达药业的老总。在散文《怪人张世家》里，莫言这样描述自己的朋友：“瘦如猿猴，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地嵌在眼窝里，嘴里有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懒得要命，靠老天爷下雨洗衣服，能说说写写能吸烟能喝酒活像济公。”

就是这个怪人，成了莫言的莫逆之交。遗憾的是，2010年4月14日，张世家不幸病逝，享年56岁。

《青年思想家》杂志主编、山东大学教授贺立华10月13日下午在电话中对记者说：“当时觉得预言莫言得诺贝尔奖，有点儿是大话，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谁想到23年后，预言对了。原来诺贝尔奖感觉离我们很遥远，没想到这个奖就在我们身边，获奖者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就是山东人。可是，张世家却去世了。”

## 莫言眼中的世家

张世家与莫言是儿时玩伴，上世纪70年代他们在乡棉花加工厂同事3年，后来莫言参军，张世家在乡政府干通讯员。莫言每次回乡探亲，都要找他喝酒聊天，他们叫神侃。

莫言的很多小说题材与张世家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像他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在张世家那间乡镇党委宿舍兼办公室的屋子里，看到《大众日报》刊登的一则800字左右的消息引发的。

张世家打心眼里牵挂莫言创作，他经常帮莫言寻找创作素材。1986年秋，莫言回家，他们一起专程去找高密的剪纸艺人范祥信买剪纸，同年他和莫言还到高密聂家庄搜集了一批泥塑老虎、叫猴。

1984年莫言回家探亲，张世家在他的宿舍里用一盘猪耳朵、一碟黄瓜炒鸡蛋、一碗花生米，还有蒜泥、黄酱、生菜和两小罐红高粱酒宴请莫言。

酒至半醉，当时在文学界小有名气的莫言向张世家“炫耀”自己的小说，张世家没听完便打断了他：“你发表的几个破小说在我看来，没啥了不起，哪个是你自己的经历？不信写高密东北乡，写我们的童年，你写，写……”

莫言当时认为故乡没有什么可写的，张世家来了一句：“你为什么不用写公婆庙大屠杀？”随后，张世家就绘声绘色地给莫言



莫言感言：我的写作与故乡血脉相连。

□新华社发

讲起了公婆庙大屠杀的事。

莫言后来在《红高粱与张世家》里这样写道：“当时，我并没感到这个故事有多么精彩，但脑子里还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我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好又赶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张世家亲自给我讲述过的兄弟爷们打鬼子的故事就猛烈地撞响了我的灵感之钟。只用了一个星期，我就写出了初稿，又用了一个星期，修改完毕，然后就给了《人民文学》。”这就是《红高粱》诞生前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

张世家在世时，我们在高密采访他，他很明确地说：“如果我是导演，我就改编莫言的《父亲在民夫连里》，那篇小说故事性太强了。”

张世家当时还跟我们回忆《红高粱》拍摄的一些花絮，当时的采访记录是：“莫言家真是贵客盈门啊，那低矮的小屋，哪见过这阵势！但小屋迎来了它的辉煌。当时，跑娱乐的记者干什么去了？如果娱记一炒，莫言的老屋也炒出名了。这里就是莫言文学王国的‘首都’”。

## 墓前的倾诉

10月12日下午，我们在高密采访了莫言的另一个好友，65岁的王玉清先生。一见白发苍苍的王玉清，突然就想起了张世家。为莫言与电影的话题，我们在2004年12月一起采访过这二位。二位见面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们互相嗅鼻，张世家说王玉清：“远看像古月，近看像毛泽东，仔细一看是高密的大闺女王玉清，长得不错地，写个稿还中。”而王说张：“你看你瘦的，加上手机和钥匙，才——才——92斤！”

王玉清从车上下来：“我刚去给张世家上了——上坟。在胶河边上，荒草——凄凄。我带了一瓶酒，带了一盒烟，给他点上三根。有——有风，点上的烟呼呼着，我

说，世家老弟啊，你烟瘾怎么还这么大？你气管不好，慢——慢点抽。少——少抽。越说，风越大。”王玉清眼泪刷地下来了。

“我——我说，世家啊，还在这荒坡里睡？别——别睡了，莫言——获奖了，获——获奖了。”王玉清又抹起了眼泪。

他给我们背诵了在世家坟前写的诗(背诗的时候没有结句)：

胶河墓前百草衰，  
兄弟祭扫动地哀。  
倦倚秋风谁共语，  
世家今夜入梦来。

王玉清说，莫言将张世家的不少故事写成了他的小说，像小说集《爆炸》的序言《我的墓》里，那段“哭坟”的描写，把张世家哭坟的段子变成莫言哭坟。

“莫言曾经给张世家企业的一个产品花喜欢肥料写了个条幅：你若喜——喜欢花，就用花——花喜欢。后来这个条幅还印到杯子上。叫我说，莫言和世家，他们都是——人中之花，互相喜欢。”王玉清说。

## 大师在民间 智慧在民间

新闻界前辈、大众日报高级记者许学芳先生，也是张世家的好朋友。他们相识相知20多年。1986年夏天，在张世家的炕头上，许学芳写出了新闻名篇《南关一日》，成为山东新闻界的一段佳话。

许学芳10月11日晚上获悉莫言获奖的消息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张世家如果活着该多好。

许学芳先生说，张世家能看到莫言获奖，他的心情和别人会不一样的。他对莫言的最高期许，就是诺贝尔奖。他的遗憾实现了。

莫言的好多小说，取材于张世家的那张嘴。那张嘴滔滔不绝，说村里的事，说乡里的事，说县里、市里、省里的事，过去的

事，现在的事，风趣的事，不管是听来的，还是自己身上的，语言尖刻，直白大胆。莫言受了他的影响。

许学芳说，忠于生活，忠于良心。只要把住这两条，不获奖也是大师；我之所以欣赏张世家，欣赏莫言，就是这两条；有了这两条，就能立住。

谈到《红高粱》小说和同名电影。许学芳说，有人说《红高粱》丑化了中国人，这简直莫名其妙；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看到了野合、有人看到了抢劫、有人看到了往酒窝里撒尿，但是，我们看到了热血沸腾的中国人，看到了张扬的个性。中国人就该这样活，鬼子欺负你，我们就要跟他们拼命。莫言也罢，张世家也罢，在民族危亡时刻，他们绝对是敢拿起枪去跟鬼子干的人，绝不会当汉奸。我佩服一切敢拿起枪去打鬼子的人，不管什么党派，这才是中国人。

“莫言获奖，不仅仅是一个奖，给人很多启发。一心想得奖的，你得不到；一心想成为大师的，你成不了。但大师就在民间，就在我们身边；智慧就在民间，大美就在民间，就在我们身边。由此我想到其他的作家，不要讨好潮流，不要讨好市场，甚至不要讨好读者。我想到了写《沂蒙》的山东作家。我看这部作品就很成气候，现在不被市场裹挟的作家没有几个了。好作品是真实地反映生活的，骗不了。”许学芳说。

记者附记：张世家的儿子张鹏，现为高密天达药业的董事长，在莫言获奖的第一时间来到莫言家。

张鹏对记者说，莫言当时紧握着他的手，一时无语。张鹏献上了深深的祝福。之后一刻钟，我们电话打给许学芳先生，许学芳先生联系到张鹏，张鹏协调，我们顺利采访到了莫言先生。

世家先生活着，活在莫言的小说里。  
(本报高密10月13日电)



10月12日，杨丽萍在石家庄市河北艺术中心大剧院表演大型舞剧《孔雀》。

当日，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推出的大型舞剧《孔雀》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舞剧《孔雀》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人性、生命和爱的故事。据悉，10月12日至14日，《孔雀》将在河北艺术中心大剧院连演三场。  
□新华社发

## 冯绍峰“不爱功夫爱机械”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由冯绍峰、杨颖、梁家辉、袁晓超、彭于晏、吴彦祖等主演的“混血”功夫电影《太极2英雄崛起》12日在京举行发布会，宣布影片将参照好莱坞电影发行模式，10月25日起在全国的巨幕影院点映，11月1日起以普通和立体版本全面公映。

影片制片人王中磊介绍，《太极1从零开始》正在上映，冯绍峰作为片中的神秘人物，将在《太极2英雄崛起》中有更多戏份；陈家拳掌门人陈长兴(梁家辉饰)虽武艺高强，但作为父亲却很失败，儿子陈鹤秋(冯绍峰饰)因为喜欢西洋机械不爱练功夫和父亲心生罅隙，落得被赶出家门的悲惨结局，等到妹妹大婚才神秘现身。

王中磊说，与传统功夫片不同，电影《太极》融入了诸多新鲜有趣的元素。冯绍峰在片中“不爱功夫爱机械”，苦学西洋知识，发明第一代飞行器，借助飞机、大炮等秘密武器，成为钢铁侠般的高手。



10月12日，阿根廷球员梅西(中)带球突破。当日，在阿根廷门多萨市马尔维纳斯体育场举行的2014年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上，阿根廷队主场以3比0战胜乌拉圭。  
□新华社发

被指虐待队员  
美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辞职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2日电 美国速滑协会11日晚宣布，受到国家队14名队员投诉的美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和他的助理教练近日已辞职离开国家队。

这两位教练是主教练全在硕和助理教练吕均亨。两人都已接受美国速滑协会对他们禁教到2014年2月的处罚，其中包括2014年2月在俄罗斯举行的冬奥会。

14名美国短道速滑队运动员上月联名写信给美国奥委会，投诉主教练全在硕及其两位韩国籍助手吕均亨和吉米·姜虐待他们。

这些运动员指责全在硕和他的助手在精神和身体上虐待他们，其中包括歧视妇女、不适当的性行为、给未成年人提供酒精饮料等。另外，在日常训练中，全在硕和他的助手经常因队员“不尊重”教练而动怒，对队员进行激烈抨击甚至推打；队员有时还被强迫训练，称女队员“肥胖”、“讨厌”等。另外，美国华裔选手西蒙·赵还揭发说，去年华沙世锦赛接力赛前，全在硕3次对他下令唆使他用弯曲机对加拿大队队员奥利弗的冰刀做手脚，致使对手退出比赛。



10月12日，在加拿大多伦多索尼艺术表演中心，演员在表演舞蹈《千手观音》。

当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大型文艺演出《我的梦》亮相多伦多。该团随后还将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和蒙特利尔进行演出。  
□新华社发

## ■ 梨园春秋

## 迟小秋：普及国粹要到百姓中去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素有“程派标准传人”之美誉的迟小秋(左图)，是当今京剧程派艺术的领军人物，她在“鲁商之韵·山东省迎十八大京剧晚会”中表演的是程派名剧《锁麟囊》选段。华美的舞台上，迟小秋饰演的薛湘灵扮相端庄大气，唱腔婉转细腻、意味悠长，尽显程派风韵。

这出《锁麟囊》，迟小秋从十几岁就开始唱，如今粗略估算，至少也演过上千场，可说是千锤百炼之作。虽是拿手戏，但每次演出，迟小秋都丝毫不曾懈怠，化妆、服装、唱腔、表演样样一丝不苟。等迟小秋表演结束，有条不紊地换好服装，卸完妆，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妥帖，坐下来准备接受采访时，记者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倦意。

“这段时间行程特别满，演出特别多，再加上管理、教学工作，真是感觉特别累。”肩挑北京京剧团青年团团长重任的迟小秋直言不

讳，“我这个年龄段正是承上启下的时候，管理青年团，肩上的责任也很重。对剧院、对京剧事业而言，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从事业上来讲，京剧发展需要后继有人，特别是年轻人。京剧这对人才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先天条件、师承都很重要，演出的平台对他们的锻炼更是关键。”

为了让青年团的年轻演员们得到更多的锻炼，迟小秋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创造机会。假如有人请她去演戏，那么三场戏她可能只演一场，另外两场则往往是年轻演员们的折子戏或专场演唱会。除开拓市场外，迟小秋还要根据青年演员的流派特点及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排戏规划。当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出现波动时，迟小秋则化身知心大姐，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看到年轻演员们迅速地成长，纷纷抱奖而归，虽然疲惫，迟小秋也觉得特别欣慰。

迟小秋说，青年团现在的演出邀约非常多，每年都要演400多场，有时一个晚上要分

三场进行演出。“我觉得占领市场，增加剧团的经济收入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京剧的传播。所以，我们不能安逸地生活，只要有市场，不管多么辛苦，我们都应该去。普及京剧还是要下基层，要到百姓中间去，真正地到剧场演出。演员要多唱，跟观众多交流，多沟通，这样京剧艺术就会得到弘扬，否则的话，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年龄大了，不愿意出来了，我们的观众也就缺失了。可喜的是，现在年轻的观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观众席中，我们也会更多地到大学校园里去讲课，与年轻观众互动。”

身为程派传人，迟小秋也肩负着传承程派京剧艺术的责任。“我们的前辈、大师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财富，我们必须规范地传承。现在我的老师王吟秋已经去世了，我们这一代应该怎样去传承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流派都有自己的特长，一定要把这个流派的特长抓住，把这个流派的精髓传承下去。”迟小秋说。

